

父亲是个“打工人”

◎ 苑广阔

父亲头脑活络，再加上五口人的养家压力，让他成了村里第一代“打工人”。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凭着精湛的木工手艺，和村里的三叔一起去青岛做木工活。可惜多少有些出师不利，背井离乡大半年，没挣到什么钱不说，还遭遇了拖欠工资。

从此父亲对外出打工就不那么热情了，安心在家务农。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已经年逾古稀，没有想到却重新当起了“打工人”，凭借的还是他那在十里八乡都叫得响的木工手艺。

按理说，父母是该到了好好享受生活的时候了。

我和弟弟大学毕业，每月按时给父母寄钱，妹妹嫁到了邻村，也随时可以回家照顾他们，再加上米、面、油、蔬菜都是自家种，自家产，不用买，哪里用得着他去打工挣钱。

父亲却不这么认为，他对现在的打工生活很满意。他经常对我们说，当年在青岛做木工，一天才挣12块钱，活干完了还被拖欠工资，现在人家一天给他150多块，要是天天都有活干，一个月就是四五千块，不比城里上班的挣得少，也没人拖欠工钱了，他高兴着呢。

邻村的表叔是个装修包工头，现在农村年轻人结婚也兴装修房子，有很多活可干，表叔知道父亲木工手艺好，就拉上他和另外几个人组成了一个装修队，装修过程中的木工活主要就是父亲在做，另有人给他打下手。

父亲很珍惜现在还能够外出打工的机会，每次接到表叔叫他出工的电话，都连忙应承下来，生怕错过了机会。母亲多次埋怨父亲，一听哪里有活干，就跟火烧屁股了一样。

父亲在外做木工，也有两个规矩，一是给做好的家具刷油漆的活他不干，他一闻到油漆

味就头晕；二是需要爬上高低的活他不干。倒不是他自己不想干，是表叔和主家不让他干，毕竟70多岁的人了，万一有个好歹，人家可担待不起。

有时候和父亲聊天，我开玩笑地说，你有了有女的，都70多了还出去打工，人家看见了还以为我们不孝顺，不管你们呢。

父亲听了呵呵一笑说，我都不在乎，你在乎啥？你不知道，给人家干活，人家问起来，知道我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每月给我寄好几千块钱，个个都羡慕得不行呢。

我知道父母对我们兄妹三个是满意的，在孝顺父母这件事上，我们兄妹三个也是问心无愧的。

我之所以没有阻拦父亲继续做“打工人”，是因为这两年家里的地越来越少，父母几乎没什么事可做。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干了一辈子活，一闲下来，浑身就难受，还容易生病，外出

干点活，就当锻炼了身体，还能挣钱，天下哪里找这么好的事儿？

现在父母的身都还不错，除了母亲心脏有点问题在按时吃药以外，两人的身体都没有太大问题。尤其是父亲，70多岁了，身体指标一切正常，饭量不减，一年难得去一次村里的医务室。

有时候和朋友们聊天，聊到自己的父母，我说自己的父亲还在天天忙着四处打工挣钱，朋友们没有不羡慕的。对于子女来说，父母身体健康健康，不生病，不住院，就是最大的宽慰了。

昨天给父亲打电话，电话里传来嘈杂的电锯声，我知道父亲又在外给人家做装修呢，不想耽误他干活，就嘱咐了他几句注意安全什么的。父亲乐呵呵地连声说“好”，听得出来他心情十分舒畅。看来，父亲的打工生活，还远远没有终点。

小说

家有麻雀为芳邻

◎ 张军霞

“去，去，去！你们这些坏东西！”早晨起床，看到屋外小花园里的一棵多肉，竟然被麻雀啄掉了半个叶子，可把我心疼坏了。要知道这棵多肉我养了两年，一直严格控水控形，好不容易才养得这么漂亮。

女儿听到我在院子里骂麻雀，跑出来：“小麻雀果然讨厌啊，它们还在咱们的秋千架上拉屎呢，全都赶走吧，再也不喂了！”我赶快说：“算了，算了，咱们何必跟这些小东西一般见识，还是让它们自由来去吧！”女儿就笑了：“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麻雀走呢！”这个鬼精灵的小丫头，原来这是故意拿话刺激我呢。

说起来，我们家与这群麻雀成为芳邻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那年冬天，外面下了大雪，我和女儿趴在窗户外欣赏雪景时，看到两只麻雀飞来，在我们的小院中来回踱步，时不时低头在雪里刨一刨，又失望地飞走。女儿说：“下雪了，小麻雀找不到食物，又冷又饿，好可怜！”我想起厨房里还有一瓶陈年的小米，拿出一个碟子，倒进去一大把米，再把它放到院子里。第二天，小麻雀再来时，很快就发现了它们渴盼已久的食物，立刻雀跃起来，它们埋头啄着米，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仿佛在呼喊同伴们快来吃。女儿看了拍手直笑，从此，她每天都会牵挂去院子里看看小碟子，不时往里面添加小米。冬季冷清的小院，因为有了这群前来觅食的小精灵，也变得热闹起来。

等到天气转暖，小麻雀就来得少了，偶然来了，也会停留一会儿，在小碟子里喝点水，叽叽喳喳叫一通，就赶快跑到别的地方捉虫子吃去了。女儿观察很认真，她说常来的麻雀有五只，看起来是爸爸妈妈和它们的三个孩子，喜欢画画的她，还时常把麻雀画到美术本上，画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呢。

自今年夏天开始，小麻雀们光顾我家的频率忽然增加了，周末我们在家，几乎从早到晚都能听到它们那欢快的歌声。因为，我们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小院重新修葺了一番，不仅全院都铺上了仿真草坪，而且种了多种花草。邻居家空中小院多数闲置着，小麻雀们从空中飞过，很容易就能识别我家这块芳草，有花有草不说，养着荷花的大水缸里永远都有水，它们来这里休息，有花草当阴凉，有完备的饼干渣、小米等鸟粮，也有水喝有花赏，自然也就懒得四处去觅食了吧？

闲暇时，我最喜欢和女儿一起在院子里的秋千架上，慢慢摇着，享受着鸟语花香的惬意。也正因为这难得的陪伴，就算看到麻雀们啄了我心爱的多肉，我也难下心来真的驱赶它们。在这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我们都很稀罕它们的来访，哪里会舍得赶？我想，自己对麻雀有感情，一则因为从童年生活在老家时，它们就是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鸟类；二则也是因为它们在所有的鸟中属于最普通的一种，没有艳丽的羽毛，没有婉转的歌声，如同我一样，都是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喜欢活得散淡和随性吧。

我把最喜欢的那几盆多肉单独遮挡了起来，剩余的地盘还是完全向麻雀们开放，有这群芳邻为伴，人鸟和谐共处，原本庸常的日子里就多了一种不一样的韵味。



那年冬天，经济不景气，我大学毕业入职被炒，从原单位集体宿舍里搬了出来。

拖着单薄的被子和行李箱，我踩着路上的雪水，茫然不知去向。我突然想起上届学友的提醒，遭遇困境，当务之急是找到一处低廉的栖身之所。一些老城区还“藏”着私宅，月租比公寓楼能省一半呢！以尽可能低成本求生存，再打些零工作补贴，以图东山再起。

受此激励，我徒步看了好几处，正感失望，一位热心大爷让我去背街的棚户区打探一下。

那儿巷道逼仄，光线昏暗，异味浮动，条件简陋，有租户甚至生着煤炉在室外炒菜做饭。我一户一家地看，最后见一套破旧私宅外墙上贴了“单间出租，详情面谈”的广告。

我如获至宝，大声喊道：“有人吗？老板，我想租这个空着的单间！”一位腿有残疾、眉目慈善的大妈闻声而出，热情地把我迎进去。我直言所遇到的窘境，房子小点没关系，哪怕睡木板床也愿意，暂时只能出700元的房租，交不起押金，但我可以打零工、保证房租不拖欠。大妈看我架着眼镜、一副大学生模样，爽快地说：“我相信，也不要你写保证书。原来退租的也是个应届生，创业失败，打了退堂鼓，返回老家。对此，我很是看不起。希望你能鼓起勇气，熬过冬季，春节后就有大招聘。你一定

爱是等价的

◎ 张军霞

校长说我是校长我当家。她这才咧着嘴笑了，于是就走进了校园。

校长要好人做到底，给她买吃的或是穿的，她拒绝了，她说学校免除了她的学杂费，她已经很感激了。她利用课余时间、星期天捡破烂，给自己买吃的穿的用的。其实，学校并没免除她的学杂费，是校长替她交了。多年后，她才知读进大学，读大学时她选择的是医学。

她学习勤奋，初中三年后，顺利地考上了高中。校长也很高兴，表示要继续资助她上高中时，她没有同意，她说：“校长，我已经有自理能力了，完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可以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她说到做到，学习之余，在学校的食堂打杂或是捡破烂来赚取一点生活所需，就这样一直从高中读进了大学，读大学时她选择的是医学。

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省城一家医院，没多久就和一位同事结了婚。两个人出双人

对，恩恩爱爱，生活得很滋润。

过了好多年，当年的校长身患重病住进了她所在的医院。她认出了老校长，老校长并没认出她来。

在她和丈夫的精心关照下，老校长转危为安，住了两个月的院终于痊愈了。可是，老校长一家人却一半欢喜一半忧愁，住院时只交了3000元钱的押金，据说还要再交6万元的费用。为了给他看病，家里仅有的那点积蓄也早已花光了，住院的押金也是找亲戚朋友借的。这6万元对老校长一家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去哪里倒腾呢？

当老校长接过手术费用单据时，一下子愣住了，只见上面写着：手术费用=三年初中杂费费用！

老校长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然后疑惑地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儿？显然，老校长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年的事情。

她嫣然一笑说，老校长，因为爱是等价的。

那年冬天的小火炉

◎ 刘兵



能撞上好运气哟。”

大妈随后把我带到房间，边拾边跟我唠嗑。她不停地：“这陋室有点透风，你带的薄被子怎么能行？一会儿把前租户扔下的被子换上被套接着用，再给你配个小火炉。这可是特殊待遇哟。楼上和你隔壁来做生意的那两对小夫妻就没有这待遇。小火炉的作用大着呢！相当于在室内开了个小暖气。烧的煤不要钱，到仓房随便拿。每天出门，不要熄火，关

怜得海棠三两枝

◎ 周小寒

在我日日走过的上班路上，有一处正在建设的商住小区。对房子不大感兴趣，倒是觉得小区的名字取得雅致——海棠府，浪漫又不失庄重，颇有几分古风。海棠府，自然少不了海棠。大门前种了两大片海棠花。

自幼喜欢花草，每次路过都会不自觉放慢脚步，看上几眼，心中便多了一份浅浅的欢喜。一株株海棠花整整齐齐，密匝匝形成两大片，像并排站立迎接贵宾的佳丽。红色的根茎，顶端高高擎着一朵朵红花，远远看去一片火红，红得热烈，红得妖艳，几乎遮盖了翠绿的小叶片。

不料今年气候反常，一夜之间气温骤降，狂风大作，秋还未至，冬却已临。清晨，太阳虽在空中，却暗淡无光，天灰蒙蒙的。再路过海棠府，又驻足。那些海棠还有花擎在枝头，但花瓣稀疏淡淡，叶片卷曲萎缩，已没了往日的热烈，多了一些苍凉，在冷风中左右摇摆，凄凄惨惨戚戚，如美人迟暮，染尽了风霜。那一刻，突然想起一代女词宗李清照的词：“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已让清照发觉伤感，而眼前的海棠，岂止是绿肥红瘦？是绿已不肥，红亦太瘦！若是清照看见此情此景，会不会又催下千行泪呢？我站在海棠花旁，心中徒增一丝凉意，不禁又裹紧了身上的大衣。正陷入沉思，忽见几个工人模样的人走来，他们高举铁锹和扫帚，一下用力拍打在海棠上，每拍一下就有数根海棠被折断，所过之处残枝落红一片。那一下下似拍打在心上，隐隐作痛。不用问，定是这些花已现败象，再无用处，要被铲除了。这些尚活着的海棠，这些曾美丽灿烂的花儿，就这样瞬间夭折了，真正养花爱花之人是于心不忍的。之前还被商家拿来炫耀的花儿，如今却成了他们眼中的垃圾。奈何商人到底是商人，只重利益，眼里只有有用和无用，哪懂得一叶一菩提的慈悲呢？又怎会有怜香惜玉之心呢？

哎！生命是如此脆弱易逝。草木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呢？

恍惚间，那一棵棵海棠幻化成一个美人，在流泪哭泣。我快步走上前去，连声询问：“这花是不爱了？可否让我挑几棵带走？”得到肯定回答后，便从中挑选几棵完好的捧在手里。只可惜心无力，不能将这些海棠悉数安置，只能怜取其中三五棵。我等一介布衣，轻如草芥，能力有限，凡事尽心尽力就好。想到此处，心中才稍感安慰。

我将得来的几株海棠养在花盆中，置于窗台上。日日观望，沐以朝阳，灌以甘露。它们有幸活下来了，光秃秃的枝干又萌出新芽，几个小叶片在阳光照耀下绿得发亮。我怜海棠，想必海棠也怜我吧。

今早又路过海棠府，门前再无海棠，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柏树苗。以前一片火红，如今一片翠绿。柏树自然是别有风骨的，有不少文人墨客赞其品格。曾在北京天坛公园的柏树林漫步，林中散发着淡淡的香味，令人宁神静气，感觉很舒服。但，家毕竟不同于公园或野外，养花比种树似乎更显得温馨浪漫吧！门口种植两排柏树，总是有种怪怪的、难以言表的感觉。

松柏虽好，我还是更喜欢海棠。

老伴儿学车记

◎ 宋振东

理成文字，再用自己在老年大学学到的绘画特长，在文字旁边配上自己绘制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图画，这样“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学起来就容易多了，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这样，每次教练讲新内容后，老伴儿都会整理成文字，再在文字旁边配上自己绘制的图画。为了学好科目二，老伴儿记录了两大本笔记，绘制了几十幅配图，真是下大功夫了。

科目二考试的前一天，按照计划要到模拟考场实地练习，不巧的是老天爷下起了小雨，从早到晚整整下了一天。老伴儿4点多钟起床后，冒着小雨来到驾校，5点钟准时和学员们一起乘车赶往几十公里外的模拟考试场地进行轮流练习，直到晚上6点多钟才结束，一天都在小雨中练习，一圈一倒班，一会儿上车，一会儿下车，鞋子衣服全淋湿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科目二考试那天，老伴儿一次满分顺利通过。

科目三与科目二的不同之处在于，科目二是先讲后练，而科目三则是先练后讲，在练的过程中讲容易理解。从上车、调整座椅、系安全带、启动发动机、原地模拟灯光等开始学起，做完了动作后，教练再详细讲解每个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每天学车回家后，对教练教授

的动作内容，老伴儿都会一遍一遍、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反复体会练习，慢慢“消化”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晚上睡觉说梦话都是“踩刹车”“按喇叭”……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老伴儿从刚开始上车时的手忙脚乱、丢三落四，到熟练掌握、逐渐适应，现在开车车来有模有样。科目三考试满分顺利通过。

早在还没有开始科目三学习之前，老伴儿就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科目四的内容了。科目四考试题虽然没有科目一题量大，但是也不轻松，有文字题、图片题、仪表指示灯题、危险化学品题、特殊天气题、交警手势题、灯光使用题、现场急救题、特殊路段题等1500多道，都是开车经常用到的内容。老伴儿采取科目一的学习方法，学习一遍抄写一遍，很快渐入佳境，经过几天的刻苦学习，科目四考试以96分顺利通过，取得了驾驶证。

老伴儿从报名学车到拿到驾驶证，中间断断续续学了近半年，克服高血压、心脏病、记忆力差等种种困难，从科目一到科目四全都是第一次性通过，其间的辛苦一言难尽。不管怎样，经过一次次严格考试，老伴儿过五关斩六将，总算拿到了驾驶证，圆了开车梦。